# 回顾《佃农》先说闲话

《佃农理论》是我作研究生时的论文习作, 编者按: 今年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发 1967年5月, 我把整理好的文稿交到洛杉矶 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去存档——该馆要求甚严, 每行打字的宽度与行距有指定的规格,差一小 点也不收货。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字与排版,虽 然有助手协助,我要奔跑几次才能满足图书馆

终于拿到图书馆收货的证明,跑到校务处 领取博士文凭。殊不知外籍学生要多交50美 元手续费。我想,文凭一纸怎么值50元呢?于 是决定不要。正步出校务处,处长史高维尔 (Warren Scoville)追了出来。他是欧洲经济史 的大师,教过我,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两年不 见,不知怎的他当起大学的校务处长来。他说: "外籍学生要交 50 元才拿得博士文凭是不应 该的,但这是校方的规定。你的论文经济系的 同事几次向我提及,是我们要给你博士的,那 50 元我替你付可以吗?"他这样说,我急忙在 钱包掏出50元交出去。大恩不言谢,昔日在洛 杉矶加大没有史高维尔及几位老师的悉心教 诲,今天经济学行内不会有我这个人。然而,回 顾当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以50元购得的那 纸文凭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而从那时到今天从 来没有谁管我是不是博士。《佃农理论》是我的 作品,自己引以为傲,文凭要来作什么?该作 1969年在芝大出版后,他们寄给我说是首本 的,我睡时放在自己的床上好几晚。该作既是 "文",也大可为"凭",博士名头岂不是多余了?

#### 不是伟人写片段回忆

1967年到今天刚好是半个世纪。那是很 长的时日了——十多个半世纪前是苏东坡的 时代。朋友们知道这个日子,要在今年11月举 办一个《佃农理论》50年的研讨会议,好些老 朋友要参与;而令我感动的是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 也要来。他 93 岁了,我欠着他: 1967 年3月、《佃农》只写好一章,我收到他的一封 电报,给我一个如雷贯耳的奖金,邀请我到芝 加哥大学去。当时他是芝大经济系的主任,主 导着如日方中的芝大经济学派。我是受到他与 阿尔钦(Armen Alchian)的鼓励,6个星期后把 论文写好。

今天,为了11月的会议自己要讲话,回顾 一下《佃农》及跟着发展下去的研究历程,我决 定先写此文,作点准备。事实上,回顾自己的学 术生涯,我写过三次。其一是2000年为《佃农》 表《佃农理论》50周年。为纪念《佃农理论》发表50周 年,张五常教授近期特别给凤凰财经发来8篇专栏文 章详细向读者追忆当年发表《佃农理论》的来龙去脉 及解释《佃农理论》在经济学上的重要创新和意义,本 报予以转载,以飨读者。本文为第一期。



在香港再版而发表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 果》;其二是2005年为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而 写的《求学奇遇记》;其三是两年前自己年届八 十,科斯在美国出版的刊物要以一整期为我打 个招呼,我写了后来翻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 学术历程回忆。

其实以篇幅论,上述三者只不过是一些片 段的回忆,算不上是什么传记。这里再回顾《佃 农》,我转换一下角度,说一些此前没有多说的。

多年以来,要求我写自传的朋友可真不 少。上世纪80年代,回港工作后三年,《信报》 的林山木就催促我写自传了。之后类似的其他 人的要求不少,而最有说服力的是两年前世界 银行的徐立新在一篇英语文章中以一整段提 出汝要求。

我曾经说, 自传是一个伟人才有资格尝 试,而我不是伟人。问题是我无从阻止外人写 我的传记。这些日子我听到长沙朱锡庆要写, 成都高小勇要写,可能还有大连的王玉霞和北 京的向松祚。他们要怎样写我我当然管不着, 但自己提供一些零散的数据不一定是坏事。需 要的是自己由衷地真实地说说一些已往。

#### 不务正业惹来非议

记得1960年在加大念本科一年级时,选 修心理学, 教授说上苍给予人类的一项厚礼, 是让他们的记忆力短暂。该教授说要是人类的 记忆历久不去,频频记着不幸的已往,生命会 苦不堪言。我当然同意,记着的永远是自己引 以为傲的事,不幸的一下子就忘记了。

毋庸置疑,我是个频频惹来争议的人-基本上与我无干。自己喜欢做的历来是自己的 事,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是我在两 岁又三个月开始知事而今天还记得的日子开 始的了。这样长大,习惯了,外人怎样说我懒得 管。有点不幸,因为在学问的争取上我有两项 行为惹来非议无数。

第一项是我喜欢在街头巷尾到处跑,也参 与过多项不同的生意。这些使不少人认为我不 务正业,放弃了学术。主要是在1982年我回港 工作后才惹来这样的非议。我自己的看法,是经 济研究是一门实证科学, 真实世界是这门学问 唯一的实验室,天天在街头巷尾跑是天天在实 验室操作了。另一方面,不参与多项生意,一手 资料不容易获取。我曾经几次提及,最愚蠢的学 者,是那些试图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美国的朋友不同:他们欣赏我做实地考查 的习惯。1973年,我在华盛顿州跑果园而写出 《蜜蜂的神话》,他们大声叫好。1975年回港度 假,我跑到多间电影院观察,回美后只用两天 时间写成《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他们又叫 好。70年代在美国加州,因为一项反托拉斯的 顾问工作,考查石油工业,我跑油田与油厂,写 出的两份厚厚的报告,阿尔钦认为是他读过的 最精彩的实证研究。

今天我非常遗憾, 因为这两份厚逾两英寸 的长报告是顾问工作(资料),不能发表。当时不 仅阿尔钦叫好,标准石油的朋友称之为《圣经》。 是复杂无比的工业, 行内的专业人士各自专于 各自的部门,对整个行业的多个部门加不起来 一起看。他们要带我到处观察,提供我要求的所 有文件,让我把零散的加起来,得到一幅完整的 绝妙图画,他们才知道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而 我能成功解释的只是石油工业很小的一部分: 换油。即解释了为什么石油公司之间要互换石 油,而换油为什么要用上几种不同的合约。

#### 保护脑子需要分心

第二项我惹来非议的行为,是在经济学之 外我喜欢在多方面操作:搞摄影,练书法,写散 文,好收藏。以上爱好我皆有尝试,而且尝试得 认真。其实收藏是为考查讯息费用而引起的, 算是学术研究。至于其他的"杂项"则是刻意地 要让自己的脑子离开学术,给脑子休息一下。

不愉快的回忆,不想说也简略说一下吧。 我有一个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名五伦,读书 了不起, 但在美国读了一年全级考个第一后, 第二年却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位哥哥 跟我很谈得来,他 1967年的早逝是我很痛心 的事。我知道他患上的病有遗传的因素,所以 从当年起我感到要小心处理自己的脑子。我知 道自己可以想得快,可以想得深,也可以想得 奇,问题是我思想时集中力很强,为一个难题 我可以不断地想一两个月。

当年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有 一个共识, 那是人的脑子思想时是一种运动, 要持之以恒地操练才可以保持在优质状态。这 无疑是对的,但因为哥哥的病,我恐怕思想集 中过度可能闯出祸来。既然自己的集中力没有 问题,在壮年时我喜欢隔一阵子调校一下这集 中力,写创作文章的效果会有明显的改进,脑 子也增加了舒适感。

问题是那对思想明显有助的节奏不可以 招之即来,往往要把思想的集中力减少,离开 想着的问题,做其他自己有兴趣的事,设法分 心好几天,然后回头再集中。

#### 研习书法用文革笔

我是在五十五岁才开始研习书法的。艺术 让感情发泄当然是好事,而在所有媒介中最方 便的是书法。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书法 家,但今天练习书法,不仅宣纸相宜,墨汁选之 不尽。只是我喜欢用的纯羊毫的大而毛长的笔 难找。机缘巧合,二十多年前我一手买下几百 枝文革时期制造的长锋羊毫笔。那个时期的羊 毫笔是最好的,只有一个弱点:当时的胶水不 好, 笔头容易掉下来, 笔杆连接着羊毛那部分 容易破裂。可幸我一手买下几百枝,是旧货,价 格相宜。今天这种笔市场见不到了。

我的书法可以吗? 天晓得,只是近两年在 拍卖行容易卖出去。坚持低价,偶尔成交价倍 于底价就要求拍卖行替我捐出去给穷孩子读 书。人就是这样,做任何事要有点成就感才容 易继续。书法难写得好,非常难,而我注意到书 法艺术不要管写出来的是什么字,关键是从事 者能否把自己的情感不造作地表达出来。是不 浅的学问,每次动笔我都在尝试。这尝试的本 身是个好去处,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

#### 伊甸园难倒愚蠢的经济学

转谈收藏这项玩意吧。今年初,在广州的 一次讲话中,我提出一个伊甸园的经济观。我 说《圣经》记载的伊甸园,在其中亚当与夏娃什 么都有,享之不尽,但他和她享受着的没有市 价——全部是消费者盈余——所以从今天我 们世俗用以衡量生活水平的国民收入的角度 看,亚当与夏娃是穷光蛋! 享之不尽的生活,他 和她的国民收入加起来是零!今天课堂上教的 经济学究竟是搞什么鬼的?

我不同意美国是今天地球上的经济第一 大国,中国只能排第二。不同意,因为他们用金 钱排列。想想吧,随意的观察,中国的楼价比美 国的高出一倍,而中国的高楼大厦远比美国的 多。因此,以房地资产论财富,中国比美国高出 多倍。另一方面,炎黄子孙的人口是美国的四 倍,聪明的脑子无数,少有种族歧视,以总人头 算市值,要超过中国不是那么容易。

这里的问题,是论到拥有无敌海景的房 子,同样享受水平的,中国之价高于美国的约 十倍! 这是说,尽管中国的房价高,因而业主多 钱,但说到伊甸园的享受中国却比不上美国。 是的,无敌海景的享受,我们的消费者盈余是 远低于美国了。国民收入究竟应该怎样算恐怕 只有天晓得? 我们肯定地知道的是,当今盛行 的算法及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是胡说八道。

拥有无敌海景的廉价房子是近于《圣经》 说的伊甸园。没有这伊甸园是中国的不幸。然 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有一个美国没有的 伊甸园,这是中国的文化与文物,既深且厚,变 化多,而享受这些不需要拥有。1975年的暑 期,为了考查讯息费用,我花了两个月在九龙 广东道考查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市场,后来创 立了经济学的玉石定律与仓库理论——两个 理论都重要。跟着我转到收藏品等上面。值得 收藏的中国书画与文物的估价一律高,见猎心 喜,我遇上就喜欢悉心地考查研究。到了80后 期,神州大地到处大兴土木,推土机到处运作, 出土的文物无数。研究收藏品不是浅学问,但 有趣,对我在经济学问上的争取有大助。另一 方面,逻辑简单:收藏讯息费用高的文物,我懂 你不懂,我可以赚你的钱。再另一方面,要调校 一下自己研究思考时的脑子过于集中(问题), 偶尔把玩一些文物有助。但总的来说比不上在 宣纸上大挥几笔那样来得酣畅淋漓。

## 思想文章,传世知难行易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二

《自私的基因》是一本重要的书,可惜他一般性 地探讨动物的自私行为,没有集中在人类这种 动物大事发挥他的高见。我说可惜,因为我要 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人类明显地重视自己的 身后声名是否也源自自私的基因?我们没有证 据其他动物是这样的,但人类是这样。

古时的人,可能因为宗教的感染,相信自 己死后会有来生。天赋高如苏东坡,谢世前也 那样想。这可能解释用物品陪葬的风俗在中国 盛行了不止几千年。但从明代起这风俗渐趋式 微,到今天大家都懒得管来生这回事。另一方 面,我们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是人之常 情,道金斯的自私基因可以解释,但为什么我 们要管自己的身后声名呢?

回顾历史,中国的文人喜欢以反话来描述 人类对身后声名的重视。苏子说"大江东去,浪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稼轩说"舞榭歌台,风流 总被,雨打风吹去",孙髯翁说"便断碣残碑,都 付与苍烟落照"。这些惋惜、兴叹之辞,不正是 表达着人类重视自己的身后声名吗?

想当年,苏子写好了他的《赤壁赋》,为恐 皇帝可能把他关起来,不敢示人,每晚在后园 朗诵,害得邻居的老妇都背得出来。为什么不 敢示人苏子还要写呢?我想是因为他知道该赋 将会历久传世吧。他猜对了。大江东去,其浪 也,淘不掉苏东坡!

## 为什么争取思想传世?

文艺或艺术作品是比较容易传世的。我自 己有些散文,写得差强人意,发表了几十年还 有人读,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学生读。经济学文 章是另一回事。后者要传世几年也不易。经济 学的文章,足以传世的是作者的思想,不着重 感情的表达或文字的优美。思想这回事,来得 抽象,何况太阳底下没新事,思想究竟是谁的 容易有争议,算得上是真理的新思想一般难 求。这里我指的是经济学文章,思想抽象,传世 或大或小需要是独当一面或自成一家的创作, 因而难求。

我是个不管身后声名的人,但重视自己的 经济学文章能够传世。从自私的基因做解释, 我认为自己的思想文章彷佛是自己的孩子,文 章发表后,我有我的生命,文章有它的生命,作 者再也管不着。但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才"培养" 去,自己再也管不着,但总要关心一下他或她 成长的命运如何。是的,思想文章,一旦离开了 作者,有自己的生命,可惜此命也,通常短暂。 是的,我认为自私的基因可以解释人类希望自 己的思想或文章传世,但解释不了为什么人类 要管自己的身后声名。

经济学文章多如天上星,大部分发表后没 有人读。有些发表后大红大紫,被引用或被提及 无数,但过了一段时日就再没有谁管了。我不管 这些。我重视而又珍惜的,是那些文章发表后彷 佛有它自己的生命,虽然离家而去,但过了若干 年作者久不久还能见到它在一个思想范畴内发 出一小点的光,彷佛对作者打个招呼,说:我还 在。这一小点回报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 文章传世的一些证据

我平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大红大紫的作品。 《佃农理论》那本小书出版到今天48年,加上 其中两章在两份学报上发表,到今天,合计被 引用两千多次。不差,但能超越这个数字的作 品不少。然而,经过了半个世纪,《佃农》这组作 品还没有见到衰竭的迹象,在西方研究院的读 物表常见;一些朋友说是合约经济学的中流砥 柱,一些说触发了代办(Principal-agent)理论, 而提到新制度经济学,该作被认为是其中一块

从传世的角度衡量,文章被引用是不及被 老师放进读物表那么重要的。学生为了考试而 读,而一旦放进了读物表老师不会频频更换。 影响一个研究生是协助着他的思想发展,而被 引用只是放在文章的脚注中,读者一般懒得 管。从读物表出现的频率看,我的作品可能超 越我这一辈的行内朋友。几年前美国西岸一家 大学有一份列出54项指定的读物,其中9项 是我的。出外留学的同学说,大学的经济读物 表往往见到我的作品——当然不是每科都有, 但一系之内总有些读物表见到有。

我察觉到自己好些英语论著会历久传世, 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1969年在芝大出版的 《佃农理论》那本书,出版时只售几美元,今天 一本近于新的在网上叫价 2000 美元,而用过 的也叫价800美元。我想,人家花那么多钱购 买一本小小的书,不会轻易抛弃。不久前我好 奇地叫太太了解 1982 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

版时售价 1.5 英镑,今天叫价 180 美元。就是 四年后该书再版,加了一个后记,今天也叫价 180美元。我见自己没有这本书,叫朋友在美 国把初版与再版各买一本。

我的中语论著也有类同的运情。2009年在 北京初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当时售价25元 人民币,今天网上叫价最高180元人民币。可惜 除了《卖桔者言》,我没有写过一本称得上是畅 销的书。但说到旧书再卖,我的运气很不俗。不 久前在香港出版一套五卷的《经济解释》,写了 17年,从三卷写为四卷到最后再写成五卷.我要 求花千树出版社刻意地精装,只印制两千套,每 套标价 1000 港元,这样,有朝一日这套书可能 值很多钱。这是作者自制的传世玩意了。去年法 国一位学者把我 1983 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 质》翻为法文。那是33年后才翻译,显示着该学 者认为该文今天还活着。

## 以前不知今天惋惜

文章历久传世,作者梦寐以求。这些日子 我见到自己的文章可以传世那么久, 高兴吗? 当然,然惋惜之情更甚。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 做梦也想不到传世文章其实是那么容易写。要 是当年我知道怎样写传世文章,一年尝试两篇 不难,而十篇中或有八篇传世逾50年!

可惜当年我不知道。回顾古往今来的经济 学作品,发表后50年还有一小点影响力是作 者足以自豪的了。但我大约要等30年才能看 到一点先兆,才能推断传世50年的机会如何? 这个30年看到先兆的准则不一定灵光。1972 年我发表的《中国的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到 今天历时 45 年,被引用只有 88 次。发表后 30 年是2002年,那时看该文传世50年的机会是 零。殊不知今天看,该作历久犹新,传世50年 可以肯定,逾百年不奇怪。

经济学的传世文章真的不是那么难写,只 是人的生命短暂,思想创作的时日更短;作者 没有发表过传世文章不容易知道要选什么样 的题材、要怎样处理下笔才对。最近我完成了 历时 17年的《经济解释》。我81岁了,决定要 在经济研究界退休了。高兴见到自己的作品大 部分还在思想市场存在,因而细察一下这些作 品的顽固存在性是基于哪些特征。

从自己的作品衡量, 传世 50 年只有三个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76年出版的 成文,发表后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后离家而 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更小的书,出 特征,缺一不可。其一是作品要有点新奇;其二 合约结构。 是作品要有趣;其三是作品说的要是真理。让 我分点说说吧。

## 奇异的角度不是怪

新奇不是指创新。太阳底下没新事。刻意 的创新是经济学文章的大忌——虽然走这路 线的人似乎不少。新奇是指一个奇异的层面, 最好是附带一点精致的美。传世文章是写给聪 明的读者看,聪明的读者读到一篇有奇异层面 的文章,会想:这么简单,为什么大家没有想到 过?这样,在第一点的要求上该文就过了关。这 里要注意,千万不要把"奇"与"怪"混淆。奇异 是新意,可取而重要;来得"怪"的文章读者不 会买账的。

我可以举两件自己的作品为例。其一是 《佃农理论》。我起笔让地主把土地一片一片像 面包那样切开,问:地主要切给多少个农户才 能获得最高的收入呢? 答案两个小时就推了出 来。从这么一个奇异的角度看问题,文章传世。

第二个例子是1973年写《蜜蜂的神话》。 传统的分析,是蜜蜂采蜜浆是一种产品,蜜蜂 替果树传播花粉是另一种产品。轮到我,只是 简单地把二者加起来,成为一种产品:既然蜜 蜂采蜜时也一起传播花粉,每箱蜜蜂的产值当 然是二者加起来。这么简单,文章发表到今天 44年历久犹新,还可继续传世。当然,整篇文 章还有很多其他的,但只要作者想得够新奇, 这里一小点那里一小点,读者读得开心,文章 就不容易消逝。

## 有趣由品味决定

转谈有趣吧。首先要注意,上述的奇异层 面一定有趣,但有趣却不一定奇异。有趣是品 味的问题。有些人天生没趣,无可救药。这些人 可能天赋甚高,可以写另一类传世文章,但不 是我从事多年的那一类。经济文章的趣味有两 个源头。其一是例子的选择,其二是推理的转

选例子最好是实例。实例要从真实世界的 现象获取,而我喜欢选用夸张的例子。后者一 般趣味性高,而分析的论点读者可以较为容易 看得清楚。例如考查香港地区的租金管制惹来 奇异的现象无数:我格外注意的是天台木屋的 僭建与一个小住宅单位分租为数十伙人家的

在趣味上,可能更重要是一个理论或一个 假说的发展:在推理上转方向,作者往往有几 方面可以选择。朋友们老是说猜不中我向哪个 方向转。其实我只是选有趣或过瘾的方向。但 如果要写的是政策建议的文章,则作别论。政 策建议的文章不容易传世。

这里我有两件算是例外的作品。其一是 1982 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 的道路吗?》,其二是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中 国的经济制度》。都是很小的书。这两件作品既 解释现象也提出政策建议,今天看皆可历久传 世。事实上,《制度》一文还未动笔我就知道将 会历久传世了。这是几方面的机缘巧合使然: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大现象,我 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有掌握,而上世纪 七十年代时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理论掌握,美 国的同事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之境。这是时来 风把王勃送到滕王阁了。

## 真理靠事实细节支持

最后说真理。这是最重要的,也最困难。首 先是理论要简单,因为真理需要通过验证,而 验证需要用可靠的实例。世事复杂,理论不够 简单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实例的可信程度要 靠事实细节的支持。用上错误的重要事实整篇 文章就完蛋了。事实有足够的细节支持,不容 易出现大错。可惜的是,事实的细节通常不能 从他人提供的数据获取; 就是非常可靠的数 据,没有现象细节的支持不会有多大的说服 力。读者要是不相信你说的事实,不相信是真 理,你的文章不可能传世。

整体来说,写传世文章,其推论作者认为 有重要内容的,还可以多走一步,他必定要多 走那一步。记得我写《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 一文,写到结尾时我知道还可以继续发挥三几 页。但学报的编辑说文章太长,要减少几页。我 删去文章起笔的第一长节,编辑接受,但坚持 不让我在结论上再发挥。后来该文的论点被外 人移植到"效率工资"这个话题去——不可取, 可能因为我的票价文章没有多发挥几页。记得 1962年在洛杉矶加大作研究生时,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到该校讲话。我在座,听到他 说文章写好后作者要继续压榨,继续榨取。这 句话很对,影响了我。